



(英) A.S. 尼尔 著 王克难 译

# 夏山学校

*Summerhill*





(英) A.S. 尼尔 著 王克难 译

# 夏山学校

*Summerhill*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5-2273

SUMMERHILL by A.S.Neill

Original title in English © The Estate of A.S.Neill, 1926,1932,1937,1953,1961,2004.

Chinese translation arranged with Zoe Readhea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山学校 / (英) 尼尔著; 王克难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33-1795-5

I. ①夏… II. ①尼…②王…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2461号

## 夏山学校

(英) A.S. 尼尔 著

王克难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王妙姗 黄渭然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金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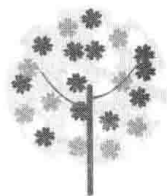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795-5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乐园一样的学校	1
第二章	养育孩子	77
第三章	“小孩从哪里来？”	165
第四章	孩子应该遵从什么	193
第五章	孩子的问题	215
第六章	家长的问题	241
第七章	问题与答案	275

## 第一章 乐园一样的学校

“上课完全自由。孩子们可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可以一年到头不上课……”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学校吗？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 夏山是个什么学校

本书讲述了夏山学校（Summerhill）的故事。夏山创建于一九二一年，位于英格兰东萨佛克郡的里斯敦镇，距离伦敦约有一百英里。

简单介绍一下夏山的学生。有些孩子五岁就来到了夏山，有些则十五岁才来。孩子们一般在学校念到十六岁。我们通常有二十五名男生、二十名女生。学生按照年龄分成三个班级，小班从五岁到七岁，中班从八岁到十岁，大班从十一岁到十五岁。

有些学生来自英国以外的地区，现在（一九六八年）我们有两个北欧学生，四十四名美国学生。孩子们也按班级住宿，每班有一名保姆。中班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大班则睡在茅屋里，只有一两个年纪稍大的学生住单人房间。男孩二到四人共用一个房间，女孩也一样。宿舍里没有内务检查，也没人替他们整理，他们完全自由。同时，学生没有规定的制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穿他们想穿的任何衣服。

报刊称夏山为“放任学校”，暗示它是由一群无法无天的野蛮孩子组成的学校，因此我觉得有据实报道夏山的必要。我写得未免有点偏心，但我愿意尽量将夏山的优点与缺点一起呈现出来。

它的最大优点是培养出了未被恐惧与仇恨摧毁的健康自由的孩子。

很显然，让活泼可爱的孩子坐在课桌前学习没什么用的东西，这样的学校是坏学校。除非有些人认为学校理应如此，认为孩子只有驯服、没有创造力才能迎合以金钱定成败的现代社会，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认为这种学校是好学校。

夏山开始时是一所实验学校，现在却已成为一所示范学校，因为它证实了“自由发展”是行得通的。

当我和妻子创办这所学校时，有一个基本的理念：让学校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

我在普通学校执教多年，对其他的教育方法也很了解，但我知道那些教育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因为那些方法是以成人的观念来决定孩子该怎样成长和学习的。在开始采用那些方法时，心理学还是一门无人知晓的科学。

所以我们决定办一所可以让孩子自由发展的学校，为此，我们不得不放弃所有管训、指导、约束，以及一切道德训练和宗教教育。有人说我们勇敢，其实这并不需要勇气，需要的不过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坚信孩子的天性是善良的而不是邪恶的。四十年来，这一信念从未动摇，而且更加坚定不移。

我认为，孩子生来是聪明的、现实的，如果成年人不给他约束，他就会尽可能地发展他的潜能。从理论上说，在夏山，凡有做学者的天分和志向的人，都会成为学者，而只适合做清洁工的则会发展成为清洁工，但至今我们尚未教出一个清洁工来。我说这话并无势利之意，因为我情愿看到学校教出个快乐的清洁工，也不愿看到它培养出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学者。

夏山学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首先，上课完全自由，孩子

们可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可以一年到头不上课。学校确实有课程表，但那只是给老师准备的。

孩子们多半按年龄分班，有时也按照兴趣而定。我们没有什么新的教学方法，因为我们觉得教学方法并不那么重要。只有对那些想学多位数除法的人来说，多位数除法才重要，所以一所学校用不用特殊的方法来教多位数除法并不重要，如果一个孩子真的想学它，不论用什么教法，他都能学会。

到夏山来上小班的孩子，一到时间就会欣然去上课，但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学生却发誓他们再也不去上那些倒霉的课。他们在校内到处游荡，甚至妨碍别人，也绝不愿意上课。这种情形有时要持续好几个月，而且持续的时间和他们对以前学校的反感程度成正比。在我们的记录中，一个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女孩游荡了三年之久。孩子从怕上课到愿意上课一般平均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对“自由发展”概念陌生的朋友，一定会认为“孩子如果想玩就可以整天游戏”的学校，一定会乱得天翻地覆，许多大人会说：“如果我以前上了那种学校的话，我一定会一事无成。”还有人说：“当那些孩子跟受过严格训练的孩子竞争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太差了。”这使我想到杰克，他十七岁时离开夏山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人事主管找他谈话：“你就是那个从夏山来的孩子吗？现在你和从别的地方来的孩子相处之后，对夏山的感想如何？如果现在可以再选择的话，你愿意选择伊顿<sup>①</sup>还是夏山？”

杰克回答说：“当然是夏山啰！”

“夏山有什么独特之处？”

---

<sup>①</sup> Eton College，位于英格兰西部温莎镇，泰晤士河畔。是英国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历史上曾有二十多位首相毕业于此校。



杰克挠了挠头。“我不知道，”他慢吞吞地说，“我想是它给了我一种绝对的自信吧！”

“不错，”人事主管不动声色地说，“你一进门，我就发现了。”

“老天，”杰克笑道，“很抱歉给人你留下这种印象。”

人事主管说：“我就喜欢这样。被我叫到这里来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手足无措，很不自然。而你进来和我谈话时，却表现得和我是平等的。哦，你刚刚说你想转到哪个部门去？”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学问本身不如性格来得重要。杰克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并未被录取，因为他讨厌读书。他对兰姆<sup>①</sup>的散文以及法语一无所知，但这对他的生活丝毫没有妨碍，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工程师了。

当然，孩子们在夏山也学到了很多。也许我们这里十二岁的孩子不能和一般同龄的孩子在写字、拼音或是数学分数上一争长短，但只要是需要创造力的考试，夏山这群孩子就会遥遥领先。

学校里没有考试，但有时我们会为了好玩而考试，例如：

请说出它们在哪里：马德里，星期四群岛，昨天，爱，民主，仇恨，我的老虎钳（啊呀，这下可难回答了吧）。

请写出下列词的含义（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正确答案序号）：

**HAND**(3)：只有两个学生选择第三个答案：马的高度单位。

**BRASS**(4)：一种金属、面颊、陆军高级官员、乐队的一部分。

把《哈姆雷特》里面著名的独白“To-be-or-not-to-be”翻

---

<sup>①</sup>查尔斯·兰姆，十九世纪英国散文随笔作家。

译成夏山的儿童用语。

这些考题显然不是认真的，却很受学生们欢迎。通常在答题时，新生总是比不上那些已经习惯了的老生，并不是他们的智力不够，而是他们严肃惯了，因此任何诸如此类的玩笑都会使他们迷惑。

以上是我们上课轻松的一面。在所有的班上，可以学的东西都很多。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一个老师不能按时授课的话，学生们通常都会大感失望。

有一次，九岁的戴维因为咳嗽不得被隔离，他哭得十分伤心，他抗议说：“那我就不能上罗杰的地理课了。”戴维差不多一生下来就进了我们学校，对于功课的必要性有一套明确的观念，他现在已经是伦敦大学的数学讲师了。

在夏山的学校大会上，学生和教职员一样，对学校的规章制度有表决权。几年前，有人在这个大会上建议应该惩罚犯规的人一星期不准上课，但学生们都抗议说这种惩罚太严厉了。

我和我的教师们都痛恨考试。对我们来说，大学入学考试是个紧箍咒。但我们不能拒绝教学生那些必修科目。只要考试制度存在一天，我们便不得不对它有所屈服，所以夏山的老师也都具备教授这些必修科目的能力。

很少有学生对考试有兴趣，只有那些想进大学的学生才会参加。而在应付考试上，这些学生似乎并没有碰到特别的困难。他们通常在十四岁左右开始用功读书，大约经过三年便去参加考试。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次成功，但重要的是，他们会再接再厉。

夏山也许是最快乐、最快乐的学校。这里没有逃学的学生，也很少有想家的学生；吵架虽然难免，但在别处司空见惯的斗殴却罕

见；我不常听见学生哭，因为比起那些被压制的小孩，自由的孩子怨气少得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爱意味着对孩子的肯定，这对任何学校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你惩罚或责骂孩子，就不可能和孩子走到一起。夏山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是被肯定的。

请注意，我们并非超人，也有人类的缺点。有一年春天，我花了好几个星期种土豆，六月有八颗土豆被连根拔起，这让我非常气恼。但是这种气恼和专制者的气恼有很大区别，我只是为了土豆本身而气恼，而不像专制者那样认为这是一个涉及是非的道德问题。我并没有说偷拔土豆是如何不道德，而只是表示那是“我的土豆”，“我的土豆”不该被别人侵犯。我希望我说清楚了其中的区别。

让我再换个方式来讲。对孩子们来说，我和他们是平等的，而不是一个可怕的权威。我对土豆事件发脾气，就如同一个孩子为了自行车胎被人放气而大发脾气一样。当你和孩子平等相处时，你对他发脾气是没有危险的。

有些人要说：“这些都是废话，学校不可能有平等。尼尔仍是头儿，他更老，懂的也更多。”这是真话，我是头儿。假如房子失火，孩子们都会跑到我这里来。他们知道我更老，懂的也更多。但这没关系，因为我和他们打交道时，是和他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就像土豆事件中一样。

当五岁的比利因为我不在邀请之列，而让我离开他的生日宴会时，我会马上毫不迟疑地离开，就像我不愿他在我的房间里而叫他出去一样。描写这样的师生关系实在不太容易，但每位访问过夏山的客人都知道我所说的“理想的师生关系”是什么意思。从学生平时对教职员的态度可以看出这种关系：对所有的老师，学

生们都直呼其名，而不是某某先生或老师。

在夏山，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准乱弹我的钢琴，我也不能未征得孩子的允许而骑他的自行车。在学校大会上，一个六岁孩子的投票与我的投票一样有效。但是“聪明人”会认为，实际上只有成人的话才算数，六岁的孩子难道不会等你举手再举手吗？我倒愿意孩子们有时能这样！因为我的提议曾被多次否决。自由的孩子是不易受到别人影响的，因为他们没有恐惧，而无所畏惧是孩子所能得到的最棒的礼物。

我们的孩子不怕教职员。学校有规定：晚上十点以后，楼上走廊里要保持安静。有一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左右，一场丢枕头的战斗在上面正打得起劲，我放下笔上去抗议。当我上楼梯的时候，听见一片劈劈啪啪的脚步声，走廊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突然间我听见一个失望的声音在说：“嗨，不就是尼尔嘛。”于是乱丢乱闹马上又开始了。当我解释说我正在楼下写书时，他们表示关心，并且马上同意停止吵闹。而他们刚才之所以匆忙躲藏，是以为和他们同龄的睡眠值日生来检查了。

我要再次强调让孩子对成人没有恐惧心理的重要性。一个九岁的小孩会跑来告诉我说，他打球的时候打破了一扇窗户，因为他知道那不会使我动怒。他也许要赔偿那扇窗户，但他不担心会被教训或惩罚。

几年前学校自治委员会解散，没有人出来竞选。我觉得机会来了，就贴了张布告：“因为没有政府，因此我宣布，我就是独裁者，尼尔万岁！”学校里马上就有了怨言。下午，六岁的维维安来找我：“我把健身房的一块窗玻璃打破了。”

我挥手打发他走开，说：“别拿这种事来烦我。”他走了。

一会儿他又回来，说打破了两块窗玻璃，这下引起了我的好奇，便问他在打什么主意。

“我不喜欢独裁者，”他说，“我不喜欢没饭吃。”

（我后来才知道，反对独裁者的气出到了厨子头上，所以她关上厨房回家去了。）

我问维维安：“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再多打烂些窗子。”他倔强地回答。

“好，再去打吧！”我说，他真的去了。

回来时，他宣布打破了十七块窗玻璃，但他很严肃地说：“你放心，我会赔。”

“怎么赔呢？”

“从我的零用钱里省下来，那要花多长时间？”

我很快地计算了一下，说：“差不多要十年。”

他沮丧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开朗起来。“哦，”他叫了起来，“我不必赔。”

“但这是我的私人财产。”我说，“你忘了私有财产规则吗？”

“我知道，但现在没有什么私有财产规则了，现在没有自治委员会。那是自治委员会定的规则。”

也许因为我脸上的表情，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我赔就是了。”

他并不需要赔偿。不久后我到伦敦演讲时，提到了这个故事，讲完后，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交给我一张一英镑的支票：“赔偿那小子打破的窗子。”两年之后，维维安还在跟人家讲他打破窗子的事和那个替他赔钱的人：“一定是个大傻瓜，因为他都没见过我。”

当孩子不知恐惧为何物时，他们就很容易和陌生人接触和相处。其实英国人的保守从根本上说就是恐惧，也这说明了为什么

越是有钱就越保守。夏山的孩子对客人和陌生人特别友善，这是让我和同事感到最骄傲的一点。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客人中多数是让孩子们感兴趣的人。最不受欢迎的访客是老师，特别是想要认真察看他们的图画和作业的老师；最受欢迎的是会讲故事的人，冒险和旅行故事非常受欢迎，航空故事尤甚；拳击手或网球健将会立刻被包围，但高谈理论的客人则常常受到冷落。

通常，客人的评语是，他们不知道谁是教师，谁是学生。那是实情，孩子们经常受到鼓励，习惯于一视同仁的气氛，因此尊师重道那一套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教职员和学生吃的一样，而且要遵守同样的校规，学生也不同意教职员享有任何特权。

从前我每星期有一节针对教职员的“心理学”谈话，有的学生埋怨说不公平。于是我改变计划，凡是十二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谈话。每星期二晚上，我的房间里挤满渴望听讲的小孩，他们不但听，而且自由发言。应孩子们的要求，我的讲题有：自卑感、偷窃心理学、强盗心理学、幽默心理学、人为什么会成为道德家、手淫、群众心理学。显然，当他们踏入社会时，他们已经对自己和他人有了相当广泛的认识。

来夏山访问的客人最常提出的问题是：难道孩子们不会反过来责备学校不教他们数学或音乐吗？我的答案是：这一代年轻的贝多芬或爱因斯坦是不会让自己的才能被埋没的。

孩子应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生活，而不是望子成龙的父母或自以为是的教育家的看法。家长与教师的关心和指导只会造就一些机器人。如果你强迫孩子学习音乐或其他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会让他们失去意志。你把他们塑造成了接受现状的人，顺从地坐在枯燥乏味的办公桌前，在商店里排着无聊的长队，一成不变

地坐着每天 8:30 分的早班车。只有唯唯诺诺、畏缩胆怯的社会才需要这样的人。

## 夏山的一天

让我来描述一下夏山标准的一天。从八点一刻到九点是早饭时间，学生与教职员都把自己的食物从厨房拿到餐厅。九点半上课时，床铺应该已经整理好了。

每个学期开始时，每位老师都会公布一张时间表，德雷克的第一堂实验课在星期一，第二堂在星期二等。我的英语和数学也有一张时间表，莫里斯教的地理与历史也是一样。年纪小的学生（七到九岁）上午经常和他们的老师在一起，但也到科学或者艺术教室上课。

没有被强迫上课的学生。但是，如果星期一吉姆来上过英语课后，直到下星期五才见人影，其他学生便会怪他影响了全班的进度，他们可能因此不准他上这节课。

课一直上到下午一点，但是小班和中班的学生在十二点半吃午饭。学校有两次午饭，教职员和大班的学生在一点半吃午饭。

下午全部是自由活动。我不知道整个下午孩子们都会做些什么。我自己一般是种菜，但很少看见附近有学生。有时我看到中班学生在玩官兵捉强盗，大班学生则忙着摆弄机器和无线电，或者制图和画画。天气好的时候，大班学生到户外进行体育比赛，有的则在工艺室里修自行车、造船或造玩具手枪。

下午茶从四点钟开始。五点起有不同的活动，小班生喜欢听

别人讲故事，中班生喜欢在美术室做一些画图、剪纸、皮工、编篮子之类的活动，通常总有一批大班生在忙着做陶器。事实上，不论早晚，陶器总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年纪大的孩子会从五点一直做下去。木工室和铁工室每晚都是满满的。

星期一晚上，学生用父母给的零用钱去看电影，星期四换影片时，那些有钱的会再去。星期二晚上，教职员和大班学生听我讲心理学，小班生则有不同的读书小组。星期三晚上是舞蹈之夜，跳舞唱片是从一大堆唱片中选出来的，孩子们个个都是跳舞能手，有些访客说他们跳得比自己好多了。星期四晚上没有特别的节目，大班生到里斯敦或奥德堡看电影。星期五晚上是留着派特别用场的，像排演话剧等。星期六晚上是最重要的晚上，那是“学校大会”之夜，会开完后，通常接着跳舞。冬天，星期天晚上是演戏之夜。

工艺课没有时间表，木工也没有规定的时间。孩子们做自己愿意做的，几乎总是玩具手枪、长枪、船或风筝，他们对精细复杂的木工不大感兴趣，连年纪较大的孩子也不愿做复杂困难的木工。很少有学生对我做铜器的嗜好感兴趣，因为你不能对一个铜盆抱有太大的幻想。

天气好的日子，你也许看不见夏山的这群男孩，他们在校园远处撒野造反。但你会看到女孩子们，她们总待在房子附近，不常离开大人太远。

你常会发现美术室里都是女孩子，她们画画，用线、布做多姿多彩的手工艺品。总的来说，我认为男孩子比较有创造性，至少我从未听说过男孩说他因无事可做而感到无聊，但有时听见女孩子这样抱怨。

男孩比女孩更有创造性，也许是因为这所学校的设备比较适



合男孩子的缘故。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很少用铁工室或木工室，她们不喜欢玩机器，对电器或无线电也没有兴趣。她们有自己的工艺课，包括陶艺、剪油纸块、画图和缝纫，但对一些女孩子来说这些还是不够。男孩和女孩一样喜欢烹饪，并自己编导戏剧和设计服装、布景。一般说来，学生的表演才能会达到很高的水准，这是因为他们的表演纯真而不卖弄。

女孩似乎和男孩一样常去化学实验室，工艺室大概是唯一不吸引九岁以上女孩的地方。

对于学校的各种集会，女孩都不如男孩积极，对此我没有很好的解释。

直到几年前，女孩子到夏山都来得比较晚。有许多是从教会学校来的“问题学生”，我从未觉得这样的孩子是自由教育的真正代表。这些晚来的女孩的父母大都不知自由的真谛，如果知道，他们的女儿就不会有问题。女孩们的错误在夏山得到纠正后，马上就被父母送到一个“能受到教育的好学校”。但近几年，一些家长开始因为信赖夏山而把女孩们送来，这些女孩充满了热情、创造力和主动性。

我们偶尔会失去一些女孩子，常常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父母又要让她们的兄弟继续读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关系，重男轻女的旧传统很难消除。父母的嫉妒心也曾使我们失去一些学生，那些父母担心孩子会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向学校。

夏山至今仍有经济上的困难，只有极少数父母会有耐心和信心把他们的小孩送到一个以游戏代替书本的学校。一想到孩子也许到了二十一岁还不能自立，父母们便会焦虑不安。

现在大多数夏山学生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一种无拘